暇老齋雜記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三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宋文憲生於庚戌故當時推尊之者曰孔子晦庵與景濂皆生於是歲非偶然其改葬墓誌曰洪武十四年辛酉五月二十日卒春秋七十有二與庚戌之說甚合方正學先生第一弟子其所為祭文烺烺照今古然曰處乎世者七十有三年信莫信于及門弟子而況正學乎却有不可盡信故核事者以當時之言為實正未必然也

本朝興制錢一貫值銀一兩宋雖減然晦庵登科狀

元王佐以下各賜錢一千七百貫亦侈矣唐賜宴賞賚亦厚然不及此也

授時曆、夏至日有至六十一刻者、亦異矣、古今歷衍曰、夏至日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其謬無疑、然此何事、得相懸乃爾、異矣、

僧尼皆王人、雖方外、何可無統乎、今隸祠部、實始於武后延載元年、此秦城隋渠也

宋初科第員寡、至文文山登科、則六百一人矣、近者漸多、而 主上格之、此中興一端也

雲林異景志曰霍仙鳴別墅在龍門一室之中開七

井皆以雕鏤木盤覆之夏五六月坐其上七井生涼不知暑氣余性畏熱每至三伏逃暑無法此事窮措大亦能辦便當摹臨之耳

千秋節、雖唐玄宗時建置、然羣臣有私獻耳、未致賀也、蓋以此日痛軫劬勞、故不忍為賀、至唐穆宗時乃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奉賀、朕於門內與百寮相見、蓋左丞韋綬嘗奏行之、宰臣以為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此詔乃發於次年耳、今習為故事、即賢士大夫亦不知其非古矣、

高皇敬天每於風雲亦復稱臣余嘗論其太過考之唐玄宗嘗勑風伯雨師濟時育物此又太過斟酌这者之間當有至當之禮矣

今人家生日每私祭壽星其事始于唐開元勑有司置壽星壇千秋節祭老人星然考之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角亢列宿之長故云壽星則生日祭之亦復何義

回道人嘗以榴皮題詩於吳興東林沈氏、即白酒釀成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句也、東坡和之有曰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近日中書兩房撰

文者古右史之職直武英殿者或以畫供奉餘皆以書進而不能書者多矣當目之為榴皮耳

令之會館即唐之奏進院也堤塘官即唐之主奏進客將也然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當以客禮漢家故事為諸州刺史郡守創立邸舍可為朝集使造邸第乃于閒坊造三百餘所惜乎本朝此事失漢唐制度使鄉自私造有豐約之殊而亦于敘鄉曲反不以待述職此兩失也

上元燃燈其來舊矣然宋開寶四年中元京城張燈太平興國五年下元京城張燈至湻熙元年始罷此

載在天中記可考獨余里于中秋燃燈此亦奇也可以配雨月之燈

朱彥修名震亨世所稱丹谿也以醫名然有實行好爲俠嘗捐家身倡以修水利宋學士記之學士又曰藜羹糗飯安若八珍豪家以水陸之羞交錯席上者正襟默坐未嘗下箸近有一客頗稍知醫亦自負俠人爭敬之乃嫌豪家飲食不腆必命主人具諸肥鮮五味自令童子持鼎而烹以是爲間架有序其書者擬之彥修即此一事觀之能無泚耶或曰此聞朱彥修不下箸而又厭藜藿耳爲之一笑記之以戒丈之

輕擬人者

宋潛溪曰按士冠禮三加之辭甚具古也而字說則今也故集中有醮辭而無字說又其集中題辭必用韻今則否矣夫既有序引諸而此獨曰題辭則用韻者為長

今之太常贊禮郎即宋之太祝也宋以其交神明以為清資故雖九品而宰相任子為之按國初亦以處文學之士乙科初選每得之今以黃冠充焉失矣雖然豈止贊禮郎黃冠哉往且以卿掌寺近制始至寺丞止然亦有加銜至卿者矣

元至正間、有方東湖先生者、年九十矣、大集詞客令為挽歌、此亦達者之事也、小説家載平康妓臨終、使婢邀客、貌似能詩者、厚欵之、乞挽詩而後瞑、豈士君子反不如一女子乎、

散騎舍人國初以處侯家子弟然不必盡侯家子弟也會典中亦不載定品級按宋文憲作徐桂忠孝堂銘有曰桂自散騎舍人即陞指揮僉事自八品超居第四則知為八品也近日仕籍有侯家勳官為散騎者彼亦不知幾品矣然不特此也公侯世子稱勳衛魏國鎮遠等六家自應襲外介弟支子得別襲一勳

衛他家遇覃恩方可乞然皆不知為第幾品但每題奏應襲勳衛時必云照錦衣衛千戶則正五品也近日應襲勳衛自以不同于他乃遇恩推即得都督同知是超七級矣固由 熹廟末濫恩然亦主者不知典故無以裁之耳

宋文憲連槐堂銘曰人事無與于草木乎孝友之徵古多記之矣草木果符于人事乎則大舜曾閔之行未聞形于草木之祥也天以經而以權教人以聖賢之德盡為人之道固其職也雖弗報焉可也未至于聖賢而能不悖于道是烏可以弗旌乎是權也

范文正有言刑法之吏言絲髮之重輕錢較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何其切中今日之病也孰有舉此言以告我君者乎

范希文曰、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久未能絕、一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令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儉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此言深達治體、余以非特禁奢僭也、令縣官之所禁、即輦轂之下、亦無奉行之者、人情既不疑駭、主法者亦以為固然、禁之再

三而下不從、即　主上亦付之無可奈何矣、此豈治世之徵哉、雖三王在御而法令不行亦何以淑天下然非法峻則必不行觀三代之治甚忠厚也而違命者殺無赦可以知治體矣

今歲貢一途、非唐宋明經之比、止大約相似耳、然宋之明經、范希文曰、講議未嘗知、威儀未嘗學、則又不如今之歲貢矣、

盛世之嘉猷、或學之而不肖、季世之澈俗、則不學而自同、本朝徵聘之典、原與科舉歲貢稱為三途、　世宗時、詔令尚自明白、故近世如劉辰以翰林待詔起

家、官至太常卿、惟文徵明則因與館閣諸公不合引
歸、然以貢至京以前曾薦舉、故得優選、非徵聘也、此
後以待詔徵者、往往不就、甚至非由鄉貢者、止得國
學一席耳、余不佞、始復得待詔、而又以封疆驅人、改
為鞬鞨、范仲老曰、近年羔雁下降、或有考槃、不過助
教之命、何其相肖也、

宋初孫吳之書、禁而不學、至神宗時、始頒七書及經
武總要耳、今悉學之、而亦莫精焉、豈不負哉、

西夏避皇帝尊號、稱為兀卒、當時以兀卒者譯為吾
祖、以吾祖臨中華、更為無禮、元昊小黠、或亦有此、然

今度之實不然、如可汗單于、彼之極稱、使譯其義亦何嘗不尊於吾祖乎、吾祖者、即今官府之稱老爺、內監土司之稱祖老爺也、元昊降而就此、豈尊於帝乎、故一偏之辭可聽、而亦當細察也、

宋時用文帥、以西事始、然是時范文正尚請鄜延環慶二帥、一路以文一路以武、涇原秦鳳二帥亦如之、我 高皇帝深鑒其弊、不用文帥、今則并[illegible]用而亦不可得矣、實以武臣足大任者寡耳、究其弊不在此、而在文武分途、

近日崑山所造書刀香斧之類凡七[illegible]共一匣皆書

帷所需也謂之七事件按唐睿宗朝制武官七品以上帶七事跕躞蓋本於此但當七事為佩刀刀子磨石契苾真噦厥針筒火石袋與此不同耳

道家謂玉皇大帝為衆仙天子紫薇大天帝為衆星天子如此則治世者似宜屬之紫薇矣人每歸之玉皇何也豈主星者治上界耶

唐人人日亦登高不特九日喬條宋之問等詩可證今無此故實矣

諫官之氣漢唐不如宋盛然盛者衰之實也蘇子由曰唯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

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何其切中也，嗟乎，至于今日而更甚，臧者愈臧，而衰者亦愈衰矣，

唐人多居近郊，故仕宦者多有田假，李嶠田假限疾不獲還莊詩可考，二千石以上徙諸陵，漢法也，唐宋皆不徙而多在畿輔，至本朝此風蔑如矣，亦地為之也，

唐人制五品以上用魚，後用龜，後復為魚，蓋為別勅徵召，恐有詐偽，內出龜魚合，然後應命，今之牙牌即此意也，今官多而牌寡，有牌者往往不繳，棄之溝中

而宮門防詐之法全無矣下至隸人出入亦俱無制

自古疎虞未有甚于此日者也微必有思余言者

前宋書曰、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徒以所選止于軍署之內、徵引極乎廁皂之間、非晉氏[illegible]擇、濫及冠冕也、本朝之制不限貴賤、令縉紳之家、恐以虛爵糜其職事、即正位天閨、亦所不欲、故作儷宸極、反多側陋、亦一大背也。

令士大夫三品以上。方立神道碑。宋時令甲、則五品以上皆得立矣。

范文正作李觀察碑銘曰、舜歌南風曰阜財、財何以

聚人兮易不云哉富國強兵兮孰謂霸才弗富弗強兮王纖其權此宋他儒所不能道也

吳越錢氏爲國士用補陰不設貢舉嗟乎雖小邦豈永乎百年幸矣

宋兵部侍郎胡則爲潯州日有虎患齋戒禱城隍神翌朝得死虎于廟中此亦一異也見范希文所爲墓誌當不妄

范文正謂胡則侍郎夫人陳氏因舅姑不樂就養二十年代養于家至終喪始隨官所余以此可爲士大夫家法令人子以身許國豈無小星以代中饋以行

嗣續、而并婦亦棄姑舅、何安乎、
宋蔡文忠齊、于真宗時廷對第一、及引對、堂堂英偉、進退有法、上大悅、顧謂寇萊公曰、得人矣、特下詔俾金吾給清道七人、自此始、令本朝殿元、輒用銀瓜、因而官翰林者亦然、皆祖於此也、
范文正上執政書、今之郡長鮮克盡心、有尚迎送之勞、有貪燕射之逸、或急急于富貴之援、或孜孜于子孫之計、志不在正、功焉及民、以獄稍簡為政成、以教言不行為坐鎮、以移風易俗為虛語、以簡賢附勢為知機、清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薦、貪黷之輩、非寒素而

不紊縱胥徒之姦尅罷風俗之奢僭此數語何其切于政風也獨宋以獄訟稍簡為政成今以多准詞狀為得計蓋由贓[illegible]寬於宋耳此又古今之不同也

自余有知以來、物價之昂、幾于倍矣、無物不然、無地不然、或者以既庶之故、果爾則庶不自今日矣、即以鼎革為開闢、亦將三百年、如此易湧、則當不至今日矣、蓋即余所見奢儉之風、亦幾成今古、此即騰湧之源也、希文有言、天下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某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衆之為累哉、可謂知言矣、

䕫老齋雜記卷之十四

石氏茅元儀止生著

洪武三年、使御史張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諭浡泥國、其王遣使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自宋元豐後不復來貢矣、至是始通、其表云、浡泥國王臣馬合謨沙、為這幾年天下不甯靜的上頭、俺在番邦住地呵、沒主的一般、今有皇帝使臣來開讀了皇帝的詔書、知道皇帝登了寶位、與天下做主、俺心裏歡喜、本國地面是闍婆管下的小去處、怎消得皇帝記心、只幾日、全被蘇祿家沒道理、使國將歹人來、把房子燒了、

百姓每都喫害了、扎著皇帝詔書來得福蔭、喜得一家人見沒事、如今國前無好的東西、有些不中用的土物、使將頭目、替我身子、跟著來的使臣去見皇帝、顧皇帝萬萬歲、皇太子千千歲、可憐見休怪、洪武四年五月、渤泥國王臣馬合謨沙表、此表文大足資談柄、可與日出東方表為聯璧也、

古人以字行者有矣、然各有故、國初所辟諸賢、以字行者甚多、不解其故、按浦陽葉愛同字孝友有司誤以其字聞、遂不敢改、蓋草昧時、避徵辟如避讐、故有司不暇致詳耳、余生於盛明之世、更生為恪、以應有

司試者兩矣、而薦牘仍以舊名上、遂因循未及自白、何況草昧乎、
皂角單蘇滓鉞鉞半、牛立腫死、解牛者每爲此、利㢘直以得之、爲吏者不可不察也、
余嘗以屯田之名歸趙充國、適虗也。合國爲屯、無如秉祇、分鎭爲屯、無如孟珙、今考宋時尚有鄭忠愍於紹興中、爲川陜宣撫副使、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營田一千六百十二頃、除糧種分給外、官爲糧十四萬一千四百四十九斛、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萬八千六十四斛、如此則所入約每畝一斛、金州者

或初墾故地、故數不及耳。此較本朝葉文莊屯宣府者多寡殊異、余嘗感遼東腴土而屯所入者太少、故於多寡間、每置意焉、然孫少師有言、即利均於下、而谷多則價賤、利仍大矣、此至言也、又按忠愍以蜀歲闕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患無錢以權之、即利州歲鑄錢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宋時錢引之法、實便軍國、但無錢則子不足應母、今按此歲鑄十萬緡、即可增錢引四百萬、其運用有妙旋、不可不深思而復其制、以救一時之乏也、

昔人云義之五十書成黄山谷亦自紹聖乙亥謫黔

中得藏真自序于石陽林宗落筆頓覺超異時五十餘矣老而好學猶足名世書此自箴無以言自棄也

古人嘗以馬上射毬故教場稱毬場令此法不傳矣宋景濂題李伯時飛騎習射圖曰一人乚捷而馳反首左顧右手拽繡毬於馬後箭中之毬上次一人彎弧所發作放箭勢猶可想見其遺法也蓋此技宋時尚有之故景濂又曰伯時應奉廷試時所見衛士之戲故追圖之

宋文憲曰自海內分裂洛學在南川學在北令之慕蘇亦猶宋之宗程嗟嗟蘇何不幸不得江南諸儒

之緣令氣雖稍暢終讓人一頭地乎夫明道未可議也以坡老而謂不如伊川所謂禮失而求之野不如夷狄之有君也

國初士子每言十四經而常習者五今定為十三經常習者五經此昭代所定也然周禮不得等于戴記孝經不得等于學庸君子所悲也

太祖嘗令後場題必出于周禮近日太學生汪某因

上幸學論列其事竟不果行

前朝封正一真人之配曰仙姑進封曰玄君國初仍之此亦封典一異也

元人之姓其字甚夥後有以名為姓者人亦不察也如死事之余闕乃唐兀氏余闕其名也後竟稱余公又如死事之星吉曾祖曰朶吉孫曰搠思吉朶兒只父曰志思志自其祖父名皆有吉字故公亦名星吉字吉甫因其子答兒麻八入國朝賜名曰吉昌故公亦遂稱吉公耳

唐宋養兵及犒賞之費厚浮於本朝至募先登賞格如唐肅宗後唐莊宗有至百緡者矣元末至殺一人即攜首受錢二百五十緡至募兵入伍無有太侈者元末以十伍千無應者遂加至伍十千斯極矣近因

邊事亦加至十八千然衣裝行裝在馬實無踰十千者然非孫少師為之制亦濫觴底時矣士之勇怯全不在此徒以觀世變耶、雖然此論常伍耳古稱百金之士千金之士以待奇材劒客未可以此論也

元末翰林修史、有司日奉餐方為之、否則斂手而坐、危素謂同列曰、祿已厚矣、奚俟餐錢而後為耶、元固吏矣、仕元之儒、不又甚於吏乎、

國家制祿準漢法以米為則甚得其宜蓋百貨有貴賤則錢幣因之惟米則所必需不以值之低昂而可減口揣腸元末斗米值白金五兩然高皇終以米制

祿後代乃以賤值折米使士不能廉法之弊莫甚於此欲大易風俗當先復此而後可行貪吏之誅行貪吏之誅而後民可安

危雲林授館於貴溪張氏張思伐杏樹以闢家塾有鬼夜叩寢門告公曰吾乃杏之精也主人將伐願叅政生之公即造張力解而止鬼致白金壺為謝公辭及公為叅政嘗以滿溢為懼後陞左丞遂怏怏不樂辭官居房山順帝奔淮王承制起學士承旨入國朝復居翰林謫死和州余以甚矣杏精之惡也使有定數乎則知雲林之為叅政而不知其為左丞又起為學

士承旨、又入國朝爲侍講學士兼宏文館學士何耶、使其知當爲參政而後之爲左丞、是昧進也、再起承旨、是欲謝執政之名、籍史而圖存也、再入本朝、終爲失節、徒以致守余闕之死以死也、則當其繼官之日、當一言以決其退、當俯井之時、當一言以決其死何竟杳然也、銀壺之愧既却、可忘而不郝耶、於前則愚於後則譎、或者雲林之意、非杏精可奪、故諱其事不傳耳、不然、知其參政矣、獨不知其他乎、元末完者軍稱猫獠軍、獠之稱舊矣、猶因苗又因獠故亦加犬耳、即今土司兵也、不復有此稱矣、

元末東陽有陳樵先生者宋君釆號鹿皮子隱儒也是時浙東之學多祖濂熙諸先生、不敢一字踰、而樵獨曰、濂熙以來羣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亦可謂豪傑之士矣、且謂濂熙諸儒、不惟不類洙泗、而且不類伊洛、尤卓然也、其說經則以九疇為六府三事、而圖書為易象圖書為易象、先儒亦有言之者矣、九疇為六府三事、蓋以即禹之心法也、其言甚可思、著書有易象數新說、有洪範傳、有經解經、有四書本旨、有孝經新說有太極圖解、有道書解、有聖賢大意有性理大明、有答客問、有食子新語、有濂熙糾繆、有鹿

皮子、有飛花觀小葉、合數百卷、惜皆未之見也

語曰、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地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用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而取諸豫、弧矢之用而取諸睽、夫天地一易也、故萬物之用皆與易通、非先有此象而後聖人則以成德也、其所為取諸者、正文章之變妙耳、而儒者泥之甚矣、儒者之不可與言文也、

各朝史法不同如本朝則唯以章奏分曹編纂王一帝終則采家狀以共成實錄耳故留中疏且無從考

況它關隱事乎至萬曆初始設起居注然亦記君相交交之言耳它官不得長炙清光也而相疏則盡入之以後　神皇靜攝則二三十年唯有閣中題翰林兩房升轉疏耳近日主上每召對當不寂寞也然於國家大政機宜槩乎不及按洪武七年五月新修大明日歷成自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凡戒飭之詞復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之載以後歲再修而續焉夫以其散之諸曹而異日合之成實錄世遠事遺何如逐時纂成而異日開館之時再加補葺之為該核

也雖事有難以一時盡者而制度沿革之間畢竟日近則詳今史館諸公之衆歷朝所無閒坐無可為何如修復此事乎且　高皇之制也莫得而議者也宋時武學與太學宗學共稱三學三學諸生俱昂然稱士不若今武學生之賤也蓋其時中武科者授薄尉之職初調即可補縣與文科者不甚遠今則分途太甚焉得不賤乎王文成嘗欲以武科補巡簡亦見此然亦太賤矣文武之途不合而天下欲治不可得也

事之可為必歸於理之可通然執理之可通則凡極

非戚德之事亦未嘗無理可執如前朝人君自加尊號豈非至可笑之事然栁子厚革表有曰昔皐陶之頌舜伊尹之頌湯皆臣子至公面揚君父以數於當代又曰謹按堯曰咨爾舜舜曰格爾禹湯曰吾自甚武自號曰武王堯舜禹湯皆當時王者之號也觀此言豈不確然可據而於事寔何如哉故其出於衆人據理尚不堅其出於文人則辨矣故據一偏之理不可以論事而文人蓋宜致慎無恣其才力以使人不能奪當奪之言也

擬人不於其倫極其諛而不自知其醜其來非一日

矣唐時遂有干謁客杜溫夫者以孔周謏于厚子厚答之曰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于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賀賀擾擾焉多周孔哉此語極快近世有頌張江陵爲伊周皋夔且至舜禹江陵居然受之不怪豈江陵之智出河東下哉河東曰我一刺史也刺史多矣刺史而上者亦多矣其爲周孔必非莪一人也故却而不受江陵曰尊莫尊于我矣無論六卿而下即同是位者亦如屬吏矣無論一時即前此二百年居是位者未有如

我者也故其訣我雖或過之然非面慢我也故受之而不怪使易地而居之則皆然矣

唐之赦寬嚴俱異於今唐犯死罪特減從流流已下遞除一等本朝赦至死者甚少其常赦則永戍以上不赦矣流以下俱全赦亦無降等之法此古今之異也

禬者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禬者也唐時先有事必質於戶部戶部具詞曰旱於某水於某蟲蝗於某癘疫於某則黜其方社之神不及以祭此即郊特牲所云順成之方其禬廼通之義也蓋天子為百神主故

寓賞罰於禮、本朝事神太恭、且稱臣於獄瀆矣、故其禮廢、然過矣、修禮樂者當申明也、

柳子厚曰周仁以重厚為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景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于上則及物者遠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者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能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上揭等而致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其言洞透骨髓凡進退百官

者俱當置一通座右者也子厚之言已千餘年矣曾無一人能行其意蓋不肖者注於膏肓已牢固而不可拔即賢者亦曰不如用此輩之未為有益而亦無害也不知輕佻儇薄之人其過顯而易見此輩悞國毒中於人而人不及覺其為禍也遠矣然子厚以周仁許靖為喻此亦深矣後世所云能者去此二者亦尚萬萬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四 終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五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唐時習六朝之餘講德立業廢焉久矣故自訓詁有師而人亦不能以師禮事之其非訓詁而師人為人師人皆誹笑之故柳子厚立辭不居韓昌黎居之而人歸以狂名然自昌黎而師道復昌矣然至於今其名更夥如薦辟仕公府古止稱府主故吏今一切薦牘未至二千石者俱稱門生稱薦師矣兩榜所錄以選古稱門生而不稱師今此師直冠諸師之上矣此皆古今大殊也然王陽明初受同儕之師而人亦以

狂歸之則古今之情一也獨椰子厚與顧十郎書稱門生某官某致書十郎執事後人以為此座主之子也座主不宜稱十郎座主之子又不聞有稱門生者然試度之當是座主之子蓋唐以郎為尊故諂者不敢卿六郎而抗者曰非人奴然於故舊之子每稱郎君則無以奴禮事座主之理而以故舊之子禮待座主之子為適合也但其所以稱門生者正如今人于女氏無論尊卑俱稱門壻之義也

鐃娥鐃人鐃姓娥名世居都水娥為室女淵懿靖專雖小家未嘗嬉治絺葛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

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黿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此事見郴子厚集乃世之稱孝者知有曹娥而不聞舉饒娥夫間世而得一奇行焉又間世而得遇于厚焉名尚不甚著況不遇子厚者乎湮沒者可勝道哉友人孫啟泰作取節錄為表微也甚矣其苦心也

南霽威之忠勇、世皆知之、然知為裨將耳、至其平生歷官、未嘗得朝命、人不知也、郴宗元作南府君睢陽廟碑曰、不階王命、橫絶凶威、又曰、柱勵不知而死難、

狼睥見黜而奔師可考矣、

柳渾、初名載、涇卒之亂、奔匿終南山、賊徒訪其所在、援以相印、既及而問焉、變名氏以紿之、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其愛子、榜箠訊問、折其右股而不之顧、即步入窮谷、披草逕、踰秦嶺、繇褒駱朝于行宮、猶以偽著之汙、請改名以滌之、故改為渾、視今之士節何如矣、

鬻爵非法也、然富使之為錢谷筦庫冗員、何至玷辱清班、假名圖書之府乎、今兩殿供事中書舍人最濫觴也、按唐祕書少監陳京行狀曰、納貲為胥、而仕者、

罷之則其來久矣、然曰納資為胥、則猶之史館辦事也、不至為中書冒焉稱較理書籍也、祕書天地之精華、使目不識丁者冒較理之名、舉世不以為怪、此足悲也、

柳子厚作太白山祠堂碑、而其碑陰即記造祠邑令衆均之政、令德政碑纍纍徒為階陛物耳、果有善政附於祀廟之碑、猶可久也、

童子初授句讀、每以三言四言者、以其易讀也、近世村蒙、每授酒詩、蓋為異日社飲酒令資耳、失古人蒙教之旨多矣、方希直幼儀雜箴二十首、切近童蒙、更

勝於周興嗣千字、況他書乎、所宜特為單行者也、

方正學嘗論、讀鄧析子、擇其可取者二百言著于篇、餘皆焚之矣、焚之不必也、然諸子去古未遠、語之精者、嘗有聖人不能易、而徒以其學術之駁、故金沙相雜、以希直此意、合百子而一之、曰子粹、其補于大道不小矣、亦諸子之幸也、

自王李文章、創復古之論、一去靡頹之習、然以古名飾今事、識者每嘆之、讀方孝孺集曰、宋末為文者、矯陳腐之過、書以新奇亂事實、以至于官、亦以宅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為何職、所行為何事、唯視之

太息而已。如此、則今日所為力追前漢者、仍踵其最唾棄之末宋也、悲哉、雖然、諸公文實過末宋、但此事則同耳、

吾友鹿伯順善繼、質行純儒、嘗以文章關乎世教者如出師表陳情表之類、輯之成書、使文不徒文而以載道、余曰、無非道也、然合其明白著切于倫紀者、以教後生、亦仁人之心也、按方正學斷自漢以下至宋取文之關乎道德政教者為書、謂之文統、此即伯順之心也、正學嘗以遇禍不傳、今續其志、亦一快也、今督師袁公崇煥與余共事遼左、死生患難兄弟也、

高陽公嘗欲改余為翰林、不及部覆、竟於袁公疏得俞旨、是又為厲王、項見其予一大老書曰、天下之才莫止生若也、但其志甚大、天之推之、未必非成之也、予之志實不量力而大、然非袁公所知也、袁公所知、滅奴之志耳、滅奴本分小事耳、何以云大、如以為大、則曰不必滅奴而後適可、則又非　上之所以倚袁公也、每欲以此語質之、然念身既隱矣、言之何為、讀王文節禕華川集、方正學孝孺序之曰、天下之物天皆易與人也、惟斯文不易以與人、幸而與之、必困辱其身以鬱拂其神志、使之垂死而僅生、悔悟咎愧、不

敢與造化者爭、然後置之而不顧、不覺啞然、夫子卑言天之降大任、則有意厚之、即有言天每忌才者、亦以此豈彼畫不得其全者、正學曰必其不敢與造化爭、然後置之、此即人以人志大、故幸其拙而後可頤猶使之意也、天既如此、人何怪乎、雖然志不以拙而而遂可頤指使也、天亦惟置之耳、使之則不能也、

古有抛塼之戲、即今兒童之擲瓦礫也、江南每專擲于水、名曰打水撇、考梅聖俞抛塼詩曰、聊為飛礫戲愈切愈紛如、自是取勢闘、非關用意疏、誤驚花鳥起、亂破錦苔初、童指拾將秀、多慙賈勇餘、其事可想、然

題曰、奉陪覽秀亭池塘、則貴者身為兒童之事矣、可以一粲、

梅宛陵詩集有問答體六首乃與謝希深偶和者亦詩中一格也後罕見踵之者錄之以俟異日與同志者續焉金鑾落問希深 留贈行人須滿酌銀餅忽有宜城醪及取春風花照灼小屏風問希深 座隔流塵素影融方牀六尺偃清晝憩無玉枕石通中玉蟾蜍問希深 厠君筆硯誠有諸可愛亭亭寒月照瑩然四座凝冰壺金錯刀問希深 連環交刃吹風毛美人贈我萬錢貴何必剪犀誇孟勞青雲梯問希深 尺木為階行弗迷勤

修道業生羽翼天門九襲便拳膺鳳于飛闈深 差差
粹羽令逹時桐花正美喬雲亂家庭玉樹須來儀
余項見呂太常維祺爲議、欲以織綾如鈔廣狹用御
寶、以當銀串兩、此漢白鹿幣之遺意也、非鈔也、當
高皇帝時、解大紳亦有鈔上置串印勘合流泒字號
之議、漢所當者埀百金又止下而下不上故不可行
太常欲通行之、而且所當者止及大明鈔一貫之半、
似可行也、然余終以不如錢引爲便、錢引者即關會
也、蓋有錢爲母以權子。則其行有據。然錢自唐時即
無引不行、故引之也易、今久廢而復之、其間權宜須

得妙用、嘗按宋用兵、専籍關會。及文信公任戎事、已垂亡矣、所降軍前十八界二千萬貫。金一千兩。銀五千兩。夫金銀止此耳。而關會至二千萬。此時關會賤矣。然猶值銀八百一萬也。、八百一萬銀。可以自朝廷自造、而不欲于民。故猶能辦于垂亡之時。失此大柄。而以全盛之日日憂貧。悲夫。

今祿命家有琴堂五星、即元僧妙曦也、嘗進言世祖曰、十一月、土星犯帝座、疑有變、遂以還德佑帝于開平、報文信國、其年十一月實無他、其言不驗於當時、而尚遵信于後世、何歟、

文忠烈于陽羅壁詩序曰夏貴自陽羅堡之敗順流而下沿江南岸縱兵放火歸廬州解甲當其時心已無國矣似道建督至江上夏貴不得已出見斬以覺鼓東南再造之機也失之不圖社稷爲墟哀哉斯言也不惟爲當時鐵案亦可作萬世元龜熊廷弼當王化貞之逃其右屯以西尚四百里也使併力爲守虜且不敢入廣寗况敢踰右屯乎乃盡焚四百里以內至小堡遠在數十里者亦必使親較往焚之歸而解甲於山海關曰恐以資虜也使資虜之言爲可信則夏貴亦無罪矣可守不守而焚之曰無以資虜則焚

至崖山而後可謂之曰逆豈具謬哉但西市一行先於化貞此逆瘤諸人之私耳今欲以此并洗其逆嗟乎天乎此又一瘤也

梅聖俞集云尚書晏相公臘日投壺輸詩七首便以臘日所用物賦投壺輸詩亦風雅典故所當修復

解春雨才氣、自擬古人、乃有句曰、子雲浪作投閣人、此所以終事　文皇歟、不待見周是修之飼豕也、

文皇平安南富時有羣臣賀中宮東宮箋、此後世所無也、箋見解春雨集、集中又有太皇太后挽歌、其句曰、北地與王運、中山淑慶餘、此指　文皇后也、春雨

卒於永樂、何繇得稱為太皇太后乎、其集乃數十年後
人為採集、贗者多矣、亦以春雨詩易以贗也
解大紳上西厄封事、廼倉卒承　上命為之故文不
條理略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集中又有大十策、
即組織封事以成文者也、言無他異、當時亦未必敢
再上、然其組織者止言十條耳、其未成文則一也封
事云、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
孝廉人材冥陷簪趨、而或布於朝省、祿歷崇階、此
太祖所以致治也、書生豈能識此、所以欲老其才而
後用之也、後得致於　文皇者、大紳輩也、科舉焉得

不日盛微辟焉得不衰乎、

解春雨年譜、乃其五世孫舉人相所錄、其人無識哉、齊東野語、無不濫入、其甚者曰、一日外夷進貢玉桶二隻、勅文武共視之、公獨後至、對使臣碎其一、羣臣及仗者皆愕視、公從容對 上曰、天下只有一統、豈容兩統耶、舉朝聳服、又云、一日外國來貢、啟函則惟烏金紙、人亦莫識其機械、詔宣公至、請紙筆以對、使臣愕視其所為、則但以筆點紙及遍、遂擲筆揮使臣曰、爾犬羊之兵、如雲而來、我天兵如雨而去、使人俯首曰、北人不復反矣、又識商羊脚踢、書文星墜等、事

更不倫、一身忠死已矣、文章散失、遺事錯亂、亦至此乎、

徐元玉入綸扉繫銜曰武功伯掌文淵閣事王元美嘗議其横以謂文淵閣不可掌也然考解大紳簡入内閣居七人之首具繫銜亦曰掌文淵閣事則元玉沿之耳博習故事如元美亦使元玉詬詐地下言不可不慎也

文運盛于一方固天若爲之然師友推薦亦有力焉國初科名最盛于江右浙東此二地者宋劉方解之鄉也永樂時狀元大對策每止詢一事而名物度數

極其精核此非先考據恐必有所不能如曾棨策其
最者也然是年解大紳為南宮主司廷試亦讀卷
文皇方眷倚居綸扉之首策題必出其手公少時曾
館于棨家是年第二第三為周述周孟簡俱大紳同
邑師友一脉何可誣也然唐宋科場置典籍堂中恣
人簡閱正自不妨此難與今人言耳

物久得名則必濫惡曹溪水竟作酒肉場何足怪也
金山鹹豉至今作闍黎干謁資每一過山下受其強
滿榼珠作鼻根惡趣按梅聖俞詩云金山寺僧作鹹
豉其來久矣焉得不惡耶

聖俞詩云、試看一生銅臭者、羨他登第一何頻、三復斯詩、爲之永歎、

宋時稱小弁曰路分、地方官曰地分、官千戸百戸始見于蒙古軍、當是金簽中原民兵、故號頭目以戸元仍之耳

宋時稟帖曰覆帖、其稟字札牘中通用、州守與縣尹者亦曰輒有稟見文文山集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五終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六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廟學之制、未有備于本朝者也宋較前代為備然多有廟無學、廟亦出于吏視吏之賢否以為有無、慶歷之時、君相崇儒、却以西事便廢學較、本朝自　高皇為吳王、即首致意于此、因遠邇同制、廟學森然、此固天縱聖主、然一時耆儒俱勝國舊學、故圖之汲汲如此、亦不可泯也、梅聖俞曰、邑祭孔子、多不本朝廷祭法、往往用巫祝於傍曰、牛馬其肥、癘疫其銷、穀麥其豐、更可嘆矣、

察院之稱、宋時即有之、然臣下自相稱謂、如相公明公之類耳、非以為官名也、本朝始改御史臺為都察院、建文時、仍改為御史府、而別設察院、永樂初復舊、令御史稱察院、猶其遺也、然亦私相稱如宋時耳、

梅宛陵有句曰、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勝客二字可以署閨閣、

燕子巾始于梅聖俞詩曰、裹髻不裹頭、自名燕子巾、翼覆尾涎涎、誰問巢由人、猶可想像為之、

余嘗論鹽法之弊、舉世但知葉淇改本色之非、不知竈戶納鹽、酬之以鈔、故鹽得官貯官賣、後鈔法不行、

使當時能設處錢米與之、何至聽其自賣流槩、國家戶口十倍、曩時所增鹽課不能一二、坐失數百萬之利以資盜賊、而縣官皇皇憂貧、按梅堯臣集載李君錫學士者、始時邊海鹽亭民常官逋其錢、往往給腐米為直、棄之而去、浸久民無本、多逃者、君錫俾中戶就邑納租給亭民、民乃大和、逃者復還、使本朝有此人、何至弊壞乃爾、

坡公曰、平生不能、惟挑糞擔與奕、此自為不能解嘲耳、余平生亦不奕、實以勝心未能忘為之、必求出人頭、其道即既精、亦非臨敵時便可趣熟率意、實以費

時秏日為無益、故矢不為之、梅聖俞曰、人以碁銷日、我觀碁輒寐、未必盡死生、何茲較愚智、只將多勝心、復取生為利、不若酒之賢、悠然共醒醉、余年踰三十、一藝無就、每恐藝家笑余費日之説、得聖俞言、飲亦可勝矣、我可自解矣、

松液化為琥珀、每有蟲蚊其中、古人以為遇物得形、蓋老蠶成繭、亦每肖物為形、此亦理之所有、但液在土中、蚊何由飛、其所遇之物、又有大者、不止蟲也、我終以物膠其中、遇至寶則壽、故形質不變、為理長也

古田者有田漏、蓋貯水為之、不為陰晴所惑、宋時尚

有之見孫端叟農具詩中、今亡矣夫、
國初尚有夯大父老都耆功之不衰、自近始也宋人
耆老舉子不赴集、
婺州吳彥誠學于宋文憲公、質厚而志篤有司嘗以
其才應薦、彥誠以親辭不可、薦者憫其貧、謀于縣人
合數十緡賄之、却不取、卒辭于大臣以歸、文憲致嚴
家居、以事獲譴就逮、故人親厚者畏禍、及多避匿散
去、獨彥誠左右如平時、及公謫歸、彥誠又將告諸閭
里知義者以周公、此見于方正學吳氏宗譜記、余嘗
欲作逸史、快其人可當之、無錄見其傳、然此數語亦

足為儆、當再考之國初諸公集中、如終不可得、當括此以存其槩也、

建文即位霈恩、民嚮子者官為之贖、累聖肇基不聞此矣、

言官之衆、本朝所以致禍也、高皇立法周密、宮閫夷狄外戚藩鎮宰輔將帥宦官、無不曲致其防、而說者以言路之敗國、古今一創、高皇智慮所不及也、余以不然、但高皇始廣其員以殺其勢、故多至一二百員、而後反以多益其勢、建文嘗裁御史為二十八人、文廟又復焉、然神廟師建文之意嘗至十

數人、而其勢愈重、宋元亦不過數人、而勢亦重矣、故多其員者、所以杜言禍、而非銷禍之本也、銷禍之本安在、曰在周官、

馭吏之法、莫善於長自辟其佐、蓋欲以天下之吏、付之銓衡一人、雖聖人有所不能、故不得不循資、不抽籤、而銓衡者竟可以夫人而為之矣、國初時、學教諭猶得自辟訓導、觀方希直教授漢中、辟浙之陳用中蜀之趙希顏可考、不知廢於何年、不改此法、而欲吏之得人、無繇也、

燕之老儒杜滋問于余曰、陳眉公何以眉自居、余曰、

不覩方希直之論宋景濂乎、其言曰、人以為公一儒者、於世何所預、而不知有功於斯世者至大也、譬猶星辰之於天、鬚眉之於人、初無所預、然而有之則天象序而人形妍、無則晝夜永舛、而容儀陋方矣、然希直所言者、景濂之文也、眉公闢世之妍陋外序也、豈特文哉

宋時有童子科、按景定壬戌童子十人挑誦國子監、既中、試中書如初、考盧陵王元吉為首、詔恩許兩試太常、以次九人一試太常、即今之會試也、成化間得童子李文正楊文襄程篁墩輩、亦止得翰林秀才、使

庚子黎淳敎之、仍自鄉舉而升、不得即會試也、自後即杳然矣、豈今之生才、獨與古殊耶、亦上莫爲拔副耳、如近日溧陽宋之士、九歲能詩、何減三君、

文文山深于三命星躔之學、然其言曰、甲己之年生月丙寅、甲己之年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于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凡州主客戸有至千四五百萬或千八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其所得四

柱者、皆不能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令人閭巷間、固有四柱皆同、而福祿則未相似者、以耳目所接推之、常有三、則耳目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難乎斷矣、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在百二十朞中、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嘗試思之、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而星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所受各有淺深、則命之布于十二時者、不害其同、而吉凶天奇變化交錯、正自不等、斯言也、足以補呂才之所

不足、然生同閭巷、而禍福不同者、其所謂向背遠近淺深者、又何以說耶、近有謂分刻之說者、其言未易復、必有組為成書者、蓋昔重月重日、至近日而重時、其法漸密、密生於窮也、則刻之說亦將來所必至也、然一時止八刻、八刻之加、至不過四百餘萬而止、合中國丁口、蓋不止萬萬、而四夷如中國者、尚不知其幾、則亦未能使其說不破也、

世廟時、大禮之議興、楊文忠之言曰、當稱本生母為皇叔母、張文忠之言曰、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則未嘗有易父為伯叔、易母為伯叔母者、斯言也、萬世

不刊之論也。然雲溪友議者、宋人所著、以識文文山者也、其言曰、文山當稱所嫁之本生祖母、曰故伯祖母、而文山自辨亦曰、此母嫁先伯祖、則其禮之失於下也、非一日矣、何得不執所聞以強爭乎、

文山集有慧和尚說、慧蓋傳神者、嘗為文山作家慶圖、文山於前、惠州於後、幼弟背像、手持孝經一卷、左則為海澎湃勢、金龜隱見焉、此俗工以猿為侯、以蜂為封、人指紅日、以為萬里封侯之本態、無足論者、然文山竟至海而就擒、弟璧以惠州降元、二公忠逆不同、皆于海結局、不可謂非奇讖也、

宋人稱同年曰尊同年、國初人尚稱友曰尊昇家唐宋人稱座主亦止曰座主、曰公、曰執事、而不曰師、此今所無也、然所稱日異、余二十年中所見、已戍今古、如稱同年為年臺年翁、皆近事也、然雖諂而無大關係、獨座主乃古府主、未可以稱師、地方官雖曰子民豈可竟稱之為祖為父、此諂之極而失禮甚矣、況薦主亦稱師、而一二千里外同省之郡邑、亦稱祖稱父、墨子有二本、漢人薄二師、何令祖父師之多也、

自漢武改用夏正、後世皆以夏正為常矣、然魏景初時、楊偉造新歷、請復用商正、且以是年為孟春、次年

三月為孟夏、此學者不可不知者、吳萊曰、秦漢之際每年之首、必以冬書正、漢書注且以為孝武時造太初曆後、乃追正前代正月為冬十月者、抑難信也、此言也、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今國家太常聲歌器數、雖經冷氏改定、然大約得之勝國、而勝國太常所用樂、本宋魏漢津所造大晟樂也、自東都不守、太樂氏奉其樂器之燕、燕都喪亂、又徙汴蔡、蔡陷没而東平嚴侯獨得其故樂部人、元徵樂東平、故樂戶子孫、猶世襲河汴間、此其源委也

余方披遺逸英靈不見正史者、以為逸史快、從文忠

烈督府諸豪烈、見信國集、亦一快也、吴淵穎集有書宗簡忠公家傳及部曲記、家藏書不多、竟未及見、此一恨也、識之以俟他搜、

孔子沒、有孟氏荀氏世子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學、今孟荀在、而他子不見矣、春秋有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夾氏鄒氏之學、今三傳在、而二家不傳矣、不傳之子、未必不純於傳者、三氏之傳未必無疵、而有傳有不傳、豈非天乎、附聖人以自見、去聖人之不遠者尚如此、况我輩今日所為、敢必望後世乎、嗟夫、

當陳同父上書時、理學諸儒痛惡之、而有石陵倪先

生朴者、先後同父上書萬言、欲以兵戰自効、同父既屢困、而朴亦不能安于鄉里、罷廢徙筠陽老死、嘗本兵戰之所自出、備知天下山川險要戶口虛實、著為輿地會元四十卷、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遠近、繪為圖、張之壁、然亦惟寄示同父、而不敢示他人也、後武夷謝翱、嘗因其書選為一編、後有雜著者、出、金華吳萊為之序曰、嘗過其所居、則山洞溪塞、棟宇傾蕩、蕘兒牧豎悲歌蹴踘、猶欲視其故墟而亦不能詳也、況其所著之書耶、嗚呼、士無當世之學、而徒務於有言、不至於此不極也、是又古今文士專精著

述者之一嘆也、悲夫、讀此不覺淚涔涔、豈我三人者、其所感同耶、尚當披其遺事、以入逸史、

黃魯直云、當治平時、王才叔筆墨字直千金、蔡君謨書、不直一錢、魯直時已重君謨書、今更不知有才叔矣、嗟乎、書小藝也、猶不能自主、況文章乎、況又不止文章乎、魯直又云、往時士大夫罕能道宣獻書札之美者、前日裕陵游藝、頗歸翰墨於宋氏、於是天下靡然承風、墻隅敗紙蛛絲煤尾之餘、無不軸以象玉、表以綾錦、嗟乎、吾輩自為工拙者藝翰耳、其權亦屬之帝王、何事不憑造化耶、

令有司皆於奔走大府、廢日疲精、觀皇甫湜云、廬陵縣言當刺史理所、令日兩趨衙退則祇承錄將較事相關論、則唐吏煩於今矣、今自逢五逢十外、苟非公事、亦不趨衙、省會監司多、且分日分官矣、此亦近日漸變之法也、所謂儉吾從衆、

士大夫每言國家不宜尚佛、然考之前代則國家裁抑多矣、唐宋譯經局歷年不歇、今則絕無宋時有提點寺務司、今亦無此官、唯內府有漢經番經兩廠耳、

黃山谷有次韻謝斌老送墨竹十二韻云、古今作生竹、能者未十輩、吳生勒枝葉、荃宋遠不逮、江南鐵鉤

鎖、最許誠懸會、燕山灑墨成、落落與時背、譽如削心松、中有歲寒在、湖州三百年、筆與前哲配、規摹轉銀鉤、幽賞非俗愛、披圖風雨入、咫尺莽蒼外、吾子學湖州、涉益功已倍、有來竹四幅、冬夏生變態、須知更入神、後出遂無對、吾詩被壓倒、物固不兩大、所云江南者、李後主也、作竹自根至梢、極小者一一鉤勒成、謂鐵鉤鎖、自云惟柳公權有此筆法、自山谷之前、工竹者唯此數公、自山谷之後、卓然可名者、坡公管夫人夏仲昭王孟端等數子耳、我本無以消日、乃戲為此及嘗鼎一臠、未免有不如古人之恥、幾何其不自量

也、」

周禮春季女奔不禁、說者曰、非先王之政也、不知此意正非後人所及。無弛不張、無洩不固。宋法京師三大節、開市井蒲博之禁、即此意也、今兩法皆廢、而淫博者較古何如、故先王立政之意、非後人所知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六 終